

第七十回 思佳人題詩待和 念美妻探病受驚

卻說成宗對鄴相曰：「朕強迫忠孝王與雲南孟女成親，卿就可脫身。卿若不聽朕言，貌作孟氏，朕當照律究辦，決不寬貸。」鄴相曰：「三日之後便見分明。」帝想如此美貌，看來斷難私通，若肯替朕脫衣，心願已足。即對鄴相曰：「朕恐卿醒後，知道失脫繡鞋，疑必敗露，故特冒雨通知，不料適逢暴雨，打得朕衣襟俱濕。卿當念朕辛苦，替朕脫下雨衣。」鄴相面變怒容，跪下奏曰：「臣最重禮法，極感聖恩，只好來生補報。臣非侍御，怎敢不遵禮法，為陛下脫衣？還望陛下自重，不可有乖禮法。」帝不悅曰：「朕只煩爾替朕脫衣，便如此抗拒，好不薄情。」鄴相跪伏叩頭曰：「臣願請死，不敢紊亂禮法。」帝終是聖明，不敢用強橫手段，自思：此女難得，不貪富貴，不怕坐死，毫無涉私，真是一塵不染，令朕心服之至。況此事是朕不該，卿勿見怪。即自己脫下雨衣，再脫衣袍，彈脫兩珠，再行穿好坐下，曰：「赦卿無罪。朕前日不脫靴驗看，只責忠孝王欺凌師長，臣民亂言；昨日又為卿遮掩顧問，使卿得以回府，卿亦當感念朕恩。卿提拔忠孝王滿門富貴，忠孝王凡事逞強，非朕偏護，卿早敗露了。忠孝王深負愛卿，卿亦不妨罷絕，朕的容貌不減少華，與卿成就良緣，亦不足為過。」鄴相奏曰：「三日後臣自有表奏。」帝心知鄴相凜烈，唯恐迫死性命，乃對鄴相曰：「朕自早間為卿擔擾，內監雖屢進飲食，朕並未餐。今腹中饑餓，卿可粗備四盤小菜，在此飽食，足感厚情。」鄴相尋：我若在此同飲，日後難怪外人閒話，我亦於世有愧，即退出到房後。告知素華躲在房外竊聽，已知備細，一見鄴相，即垂淚曰：「如今怎樣是好？」鄴相微笑曰：「此事不至身爾，何必驚恐。速令備麻在後堂，喚裘惠林並滿門曾受諧封酬男女俱執玉勿，伺候朝見，席若完備，便可密敲房後屏，我即知道。」素華急忙進內料理，梁相回歸書房坐下。帝亦自知理虧，請知難染，奈容貌可愛；又不好糾纏，只說皇后姊弟不該。

且說裘惠林聞聖駕來臨，佐請清門男女伺候。不須臾，席已完備，素華到房後敲動屏門，鄴相奏曰：「筵席已備在後堂，請陛下前往飽餐。」帝愈加效重，真是正直無私，連借房中稍飲亦不肯從。忠孝王何幸，得此奇女，命勝寡人多矣，然朕何苦說此無益之話、當即起身來到後堂，當中坐下，賜鄴相坐在旁邊。

且說康若山聞得那內監乃是天子假扮的，心中大驚曰：我一白衣人，怎與天子對坐？忙穿冠帶而出，同裘惠林各執玉勿，景夫人率孫氏、素華，俱是鳳冠霞取，各執玉紡，男左女右，跪在庭中朝見，各奏姓氏。帝傳旨，賜卿等平身。男女分班站立。帝見梁女容貌不遜皇后，心中大驚曰：「有此容顏，何故不省人摹，廊嫁與女，並無怨言，真是可笑。」即傳旨曰：「朕恐番酒稠害，特來探望鄴相，反疊臣等過費，大為不安。卿等且退，朕好飽餐。」眾各退出。帝與鄴相同飲，家人進湯。帝因饑餓過甚，只吃飯不吃湯。

誰知內侍權昌等恐帝有失，仕令武士等備摯，使往府前迎接。梁相在內閣潮風，急忙回府。帝正在飽餐，梁相朝揖畢，啟奏曰：「老臣入閣，知道小婿鑄酒。陛下駕臨，甚是待慢，老臣罪該萬死。」帝賜坐曰：「朕來看望鄴相，累及老先生破費，大為不該。」梁相奏曰：「粗茶淡飯，甚為怠慢。」只見內侍和百官都來朝見，方知帝冒雨面來探望鄴相。帝即穿上御服，起駕回宮。二相送行，帝告鄴相曰：「卿乃明人，三日後續從餓言為是。」鄴相一時氣惱，想帝是明君，必知我非失節之輩，何苦說此妄話？當即奏曰：「三日後臣當有表進陛下，便知端的。」一時血湧上來，忍住不得，一口血望帝身上噴來。帝將身一閃，龍袖上早噴著數點鮮血。鄴相暈倒在地。帝大驚，喝梁相曰：「速扶令婿入內靜養。」梁相即令人役扶，登時昏暈不省人事，扶入內房而去。帝自恨命苦，好意與她商量，他倒吐血昏迷，做出如此樣來，惹人厭煩。當下御駕回宮，百官退出。

梁相翁婿二人尚在後堂，門官報稱武憲王與孟龍圖必要面見鄴相。鄴相暗恨兩下同謀，因天子與我遮掩，故皇后未有消息，此情無處探訪，特用假慈悲探病，要我露出真情，把我當作愚人，多方欺侮。實屬可恨，待我搶白他一番。即令請進。當下老王聞知消息，特邀孟士元同來相府試探如何。聞請步入庭中，梁相翁婿二人迎接上堂，見禮獻茶。老王請安畢，問曰：「方才聖上囑鄴相依他言語，鄴相回說三日後上表，未知欲奏何事？」鄴相曰：「我本無病，因感冒風寒剛剛愈可，誤飲番酒，以致嘔血。但我一日在朝和百官和睦，誰知恰恰有大臣暗中謀害，下官不遂人願，聖上亦為我不平。我想既不合人意，自當俟三日以後上表辭官，以快人意。」老王疑心曰：「老太師在朝，惠愛百官，眾皆感激，誰敢妒忌？老太師何故辭官？」鄴相變容怒曰：「承蒙二公探問，奈何新病厭言，二公請回尊府，另日相會罷。」言訖把手一拱，遂退入內堂去了。

老王與孟士元羞得滿面通紅，梁相大不過意，向前謝罪曰：「小婿吐血心迷，冒瀆二公，務乞恕罪。」老王等曰：「此乃我等多言，令坦五在病重，莫怪心中不悅，下逐客之令。」兩下便說些閒話方別。

原來素華在門後竊聽，及鄴相入房坐下，素華埋怨曰：「爾如早聽我言，改裝辭官，豈不省許多語言！今已敗露，如何是好？」鄴相曰：「我三日之後進朝，定有凶吉，然爾不須憂煩，我大命倒底不妨，亦斷不失節，可與爾同歸皇甫君。」素華曰：「既欲完親，方才埋怨老王與令尊又是何故呢？」鄴相曰：「恨他二人用盡奸謀，又來試探口氣。姊姊只管放心，我自處治。」按下不表。

且說帝自回宮，囑眾人不可多言，即到偏殿批案，尋思鄴相繡鞋已在我處，必能成就這頭親事，又得了一位賢妃，豈不美滿？回想當時吐血，若一旦身亡，如何是好？一時心事煩雜，移步上林苑蓮花池座上，就倚欄杆獨酌。忽見池內金色鯉魚在水面奔波。帝即握管題詩一絕：

芳塘秀損雨晴荷，點綴天然憑意多，色鳥有情花解語，欄杆孰伴朕煩哦？

帝題畢，詩興勃勃，就在身邊取出鄴相的一雙繡鞋。仔細看來，不上二寸七八分長，猶如蠱鳥一般白。蓮花帶雨，雖是妖豔，怎及鄴君玉？再吟一絕：

蓮花應遜鄴明堂，漫許當年潘六郎，蠱鳥堪憐短更小，巫蜂何日會襄王？

帝題畢，暗歎曰：「若得與明堂成就好事，互相唱和，朕願足矣。今把這詩留下；俟異日成就，與明堂唱和。轉念鄴相正直無私，若三日後認作孟氏，叫朕如何是好？又思朕這一片慇懃，鄴相自不過意，或得成就亦未可知；倘不能成就，亦須使他感念朕的雅意。」主意已定，便令內侍取老山人參半斤，賜與鄴相養身，並令太醫前去治病。內侍暗笑帝小心如許，隨取人參，包好標封，並備四名太醫，來到相府，交付人參，說明來意。

梁相十分感激，即令女婢通報女婿知道。當下素華對鄴相：「聖上如此慇懃，小姐作何道理了？」鄴相曰：「真帝在竟。」

心，我只好辜負深恩。」即令太醫進內，見禮坐下。太醫診了脈，日廠只因中酒所傷，血氣不舒並致，卻是不妨。開了一劑藥方，即便辭別。內侍回宮繳旨，鄺相送出。榮發入書房問曰：「小姐今番欲擬如何？」鄺相曰：「容來日相商。」次早下得牀來，素華忙問小姐曰：「畢竟作何主意？」鄺相曰：「時到我便說明，但恐梁相發怒，深為不便。」素華曰：「父親處我當竭力求情，包管無事。」鄺相曰：「姊姊既肯求情，便可無妨。」

且說老王回府，向妻子說明鄺相逐客之意，忠孝王疑惑曰：「莫非驗明是女。帝特私臨，欲圖聞味麼？兒當帶病往探，並請孟士元同去。」到了次早，便邀孟士元父子來到相府，試探鄺相有何言語。孟士元蘇因朝廷私臨相府，滿腹疑心，韓氏聞得此信，舊病復發。父子即忙來到王府，老王父子相見，共論內宮因何無信，今我等一同前去探病，看鄺相是甚口氣，一齊上韓，來到相府門前，適梁相公出，門官報進。時近午牌，鄺相正同素華在書房閒話，榮發報曰：「門官報稱武憲王父子、孟龍圖父子同來請安。」鄺相曰：「請老王並孟龍圖父子在外且坐，單請忠孝王進來。」家童領命退出。素華發問曰：「請他何故？」鄺相笑曰：「爾可偷看，便知委曲。」素華退出房外。

家人關了大門，請四位大臣來堂上坐下，獻茶畢，家童襄曰：「家爺有命，請老千歲並孟龍圖父子這裡且坐，先請少千歲進內相見。」老王疑惑，對少王曰：「爾當進謁鄺相。」少王稱是。此時少王身體尚衰弱，王府內兩名家童扶進裡面，外人不得進去。鄺相早令兩名家童替扶入內。少王遙見鄺相立在軒旁迎接，便要下拜。鄺相攔阻曰：「年兄欠安，何必拘禮。」即便攜入書房。少主請鄺相坐在上面，自己坐在旁邊。榮發獻茶，鄺相謂忠孝王曰：「前日年兄冒奏我是女流，朝廷發惱。近來雲南孟女已到，當殿驗明，奉旨限一月內完婚。爾乃密通皇后，與太后設計畫圖，賜我三杯番酒，又乘我沉醉、著人偷脫靴兒。豈知我特詐睡，猶幸驗出是男。帝怒爾敢侮首相，即是欺君，故特賜鞦回府。帝昨日為我不平，特到我家看我，著奏誑聖欺師，好好重辦。我今遵旨，次早即要上奏。值念師生情重，我不忍不教而誅，故特報爾知道，俾得提防，可通知令姐，免得吃虧。但我雖不才，前念爾被劉侯陷害，特奏主招軍，使爾父子封王，不料爾靠椒房元貴，屢屢有辱師尊。我不比爾，屢用暗箭傷人，來日我要進奏，特報爾預先防備，莫怪我無情，此乃爾惹我，不是我惹爾。」忠孝王信以為真，尋思怪不得內宮迄無消息，誰知驗明是男。我今已犯亂言，鄺相次早進奏，叫我如何抵擋？急欲上前懇求，因為驚恐，還要跪下，二陣頭眩，跌倒地上，竟昏暈去了。因左右無人，鄺相暗笑曰：「這等膽怯，為何專放暗箭？」忙向前親自扶起。忠孝王微醒站定，連話亦說不出來。娜相笑而撫慰曰：「年兄不須著驚，前言特相戲耳。管叫爾一二日間孟氏真身自來相會，夫妻團圓。」忠孝王方才心安，謝罪曰：「前日實因門下病重，家母進宮奏請緩期，不料語言顛倒，冒犯恩師，實非門下本心，萬望恕罪。」鄺相笑容可鞠，請他坐下。喚榮發取參茶來與少王服下，曰：「年兄三日後便有可能與孟氏相會。」少王大喜謝曰：「若得依恩師金言，得與孟氏相會，真是萬千之喜。」鄺相微笑曰：「下官從無虛言，孟氏三日後定得相會。但我來日有殺身大罪，爾當代求令尊並孟龍圖父子相幫。來日帝若發怒，爾須要犯顏保奏，我方能保得性命。」少王疑惑曰：「恩師從無犯法，有甚大罪，如此利害？」鄺相曰：「下官早已明白了，但年兄父子與孟龍圖父子諒難救我的性命，爾可同令尊回府，速遣人入宮與令姊商量。然令姊亦難救我，須托令姊轉求太后下旨愚赦，我方得生路。此係生死關頭，你速回去差人進宮通信，切勿疏忽。可留孟公父子少坐，下官還有商議。切記，不可漏風。」少王曰：「門下自當遵命。」鄺相喚了兩個家人，扶了少王到外邊，王府家童轉換扶出後堂。少王對老王曰：「恩師吩咐我們父子先回，要留岳父大舅，有話商議。」言罷，父子上轎而去。素華出問曰：「方才何故驚嚇皇甫郎？」鄺相曰：「我今已是罪人，但一言驚嚇，雖國舅王爵亦魂飛魄散，方知首相權重。姊姊可暫避。」

未知作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